■图片故事

永远的筒子楼

□曹春雷 文/图

小时的玩伴远子打电话来，说筒子楼的老住户们商量着要聚会，问我参加不。我说当然要参加了，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没忘记筒子楼里的日子，一直想念着那些老邻居们。

其实，我并不算是筒子楼真正的住户。是舅舅和姥姥一家住在那里。我因为家离得近，所以就常去。从我在的村子到筒子楼，穿过一片田地就到了，跑着的话顶多十分钟。

筒子楼是煤矿家属区，一共三层，一个楼层共用一个厕所，两三家人共用一个厨房。条件很简陋，但人们却住得舒心，关键是相处得好，如一个大家庭。

我最喜欢筒子楼的傍晚，当夕阳把余晖斜洒在楼道里时，家家户户就忙开了，到处都听得到锅碗瓢盆交响曲。几个主妇们都在一个厨房里忙，挤是挤一点儿，但不乱。这家的油爆锅了，却发现没了葱，那家早就剥开切好了递过来。那家的油缸见底了，这家就掀开自己的油缸，喊，来，拿油壶来舀油。

这一刻，整个楼都热热闹闹的，很多种菜的味道交缠在一起，氤氲在空中。楼道上疯玩的孩子就会深吸一口气，说声真香啊。正在溜达的猫也会喵呜喵呜，表示赞同。

吃饭时，孩子们闲不住，端着碗溜出门去，不顾母亲在背后喊，这家去了那家去，进门直扑饭桌，有好菜就夹上几筷子。这个孩子刚走，那个孩子又来，有时好几个孩子一起来。谁家也不会见怪，都会说，来来来，夹这个，这个好吃。主妇们会以孩子们来得多为荣，说明自己饭菜做得好呢。

当然，我是这孩子们中间的一个。

主妇们爱管事儿。有一年二楼的刚子刚结婚，两口子闹矛盾，刚子扇了媳妇一巴掌，媳妇卷起铺盖要走，主妇们都拦着，说，“你放心，我们替你出这口气”。于是，一个个轮番上阵，对刚子进行教育。那天刚子正好休班，一天到晚，耳朵没闲着。最后他苦笑着拱手作揖，说，“大娘婶子们，嫂子姐姐们，我认错行不行，我改行不行？”

从此，再没见过刚子两口子吵架，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。

三楼的娟子出嫁时，整个楼的主妇们都依依不舍，新郎来接亲，娟子上了车，她父母抹眼泪，主妇们陪着抹眼泪。一楼的胖婶对新郎说，要对娟子好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整座楼的人都会去找你算账。新郎喏喏。此后，娟子回娘家，主妇们就问男人对她好不好，娟子笑成了花：“他哪敢对我不好啊……”

一直到读初中去外地读书，筒子楼我才去的少了。

如今，筒子楼早已不在，住户们零零散散去了别处。但隔上一两年，就会有人约着聚一聚。大家都没忘记那些日子。筒子楼不在了，但情谊在，永远在。

诗润花木芬芳开

——读阿来《草木的理想国》有感

□崔志强

读完阿来的《草木的理想国》一书，我只感觉一股诗意如雨滋润心怀，同时也洒在那些他浓墨涂染的花木上，让整本书氤氲一股诗意花香。

诗样的名字。他择取描摹的花木名字个个如女子，个个蕴藉温婉，让人想起美好的事物，想起美好的画面。荷、丁香、迎春、鸢尾、紫薇……让人也不禁柔软，心性如水。有时读着名字，就感觉一股芬芳、气息扑面而来。如荷，轻轻启唇，就立马感觉一股清润落在齿间，心里一片沁凉、恬远；如丁香，那丁香样的姑娘就袅娜走来，带来芬芳，带来遐思；如紫薇，紫色的安宁，“采薇采薇，薇亦作止”的诗经吟唱就落在心间，感觉一片诗意的美好。

诗样的文字。文字恬淡，没有繁花缀饰，也没有精雕细镂，但就是扣动心弦，“那时就想，雨水也要变得温软了”“它们交叠着，错落着，被阳光所照亮……在这个日益被污染的世界，唤醒脑海中那些美丽的字眼”。浅显的文字，但阻挡不住诗意的花香般袭来。诗意除了仰仗作者的文字功力，还有大量诗词被引用。古诗古文迢迢来到书中。“前村深雪里，昨夜一枝开”，是写梅花的；“冰雪莺难至，春寒花较迟”，是写玉兰花的；“灼灼荷花瑞，亭亭出水中。一茎孤引绿，双影共分红”，很明显是歌咏荷花的。林林总总，书中还有许多，或置篇首，或安插文中，或缀在结篇，但都不露痕迹，融于文章中。得益于作者的博闻广记，也得益于这些诗词本身就是歌咏瑞木佳卉的佳构，相得益彰。

诗样的情怀。作者虽为须眉，但有着柔情似水的女子情怀，爱惜着这些花木，爱怜着这些自然界的精灵。每每走近和它们亲近，“总要拉下一枝横在胸前，总要伸着鼻子去嗅”。每每在尘务中耽搁久了，就设法抽出时间来到花木中坐一会儿，或者专门驾车去某处看花事。有一次为看桃花，专门向园主买了一壶茶才得以进园，品茗是由头，看花才是实。在花木中留恋，作者的心眼轻盈、明亮了，心里放空了。有时也因花及人，两个因佩戴栀子花的边干活边聊天的清洁工，在作者眼里也显得亲切起来，“因随着她们走动，隐约的香气便在屋子里四处播散”，她们的唠叨也可忽略了。

诗样的画面。极致的美往往给作者带来一种伤感，凝眸眼前的花朵，往往感觉它们“像是一朵朵要向那淡蓝的天空飞升”，离作者远去。如何让“这些美轮美奂的实体留在尘世”，作者不禁想到了拍照。于是文中插有大量作者自拍的花木留影，有全景、有局部、有单枝甚而只有一朵花摇曳，特写放大，让每一瓣花的纹络都清晰可辨。照片也像一朵朵花照耀文字，它们或浓妆艳抹，或清新淡雅，或浓烈似火，或端庄如月，但都散发一种美。这些照片撇去了人间的所有场景，没有人影晃动，没有车水马龙，更没有人间的整齐划一、修饰剪裁，好像来自远离尘世的自然界，人工不曾染指。

阿来的《草木的理想国》如一座小小的花园开在我的案头，犹如一本美丽的诗集绽在我的面前，我的心里溢满芬芳，我的时光花影摇动，花香隐隐！

■青春岁月

被冤枉的鞋

□丁迎新 文/图

妈妈最疼爱小妹。

上山干活摘的野果，田野上采来的茅针子，用废铜烂铁从货郎那换来的糖，都先塞到小妹手里，剩下几个不成样的才给我们。连对她说话的声音都轻言小语，生怕吓着了她。

小妹身上的衣服，补丁是最少的，而且补得像朵花，比没有补丁的衣服还好看。

这些，都让我们非常嫉妒，但又毫无办法。

小妹上三年级，奇怪的是，小妹的成绩也比我们好。这让妈妈非常得意。只要逮着机会，就谩骂我们，说我们大的不如小的，钱浪费了，还不如都在家干活，让小妹一个人念书。那样的时候，我们埋着头，假装认真地做作业，其实心里在骂小妹，为什么要比我们好，惹得我们被骂。

全校组织到公社大礼堂去看电影，而且是打仗的电影。分批排队往公社礼堂去，一个个兴奋得要飞起来，不顾老师就在跟前，一路上打打闹闹。老师偏要压着速度，不让快，一个挨着一个，蚂蚁都踩死了。女孩子们不打不闹，但叽叽喳喳个不停，小妹在其中是活跃的一个，脚步不停，一会跟前面说，一会又回头搭两句，没个闲时。

前面的同学突然放缓了步伐，边回头说话边行进的小妹一不留神，一脚踩到了前面同学的脚后跟。这下麻烦了。前面同学的布鞋本就鞋帮和鞋底张开了嘴，鞋尖是，鞋跟也是，勉勉强强还连在一起。被小妹那么一踩，鞋帮和鞋底彻底分了家，成了两片。

同学蹲在地上，嚎啕大哭。那年月，一年能做一双布鞋就算不错的了，一年到头就指望那一双鞋穿。这一下子成了两半，没鞋穿不说，回家也交不了差。后面的队伍因为那个同学而停住了。老师过来催促，可再怎么说，同学反正是哭，就是不起身，更不挪步。

小妹的脸蛋臊得通红，茫然无措，低头看到自己脚上半新不旧的布鞋，一狠心，脱了下来，给同学穿上。自己光着脚，拎着同学的破鞋，走到路边的小店，要了根小细绳。光脚踩在鞋底上，脚背上盖着鞋帮，用小细绳左一道右一道地捆系起来，直到能走动。

电影结束，出了礼堂，同学们还在七嘴八舌地谈论。小妹回了家，才想起自己鞋的事，可已经被眼尖的妈妈看到。一看之下，大为光火，顺手抽出一根柴禾，朝着小妹没头没脑地打，嘴里还在骂：“叫你不知贵贱！大半新的鞋子，叫你穿成了这样。都要像你，日子不要过了。”

小妹先还忍着不哭，可实在太痛了，哇地一声哭出了声，然后一哭就是老半天。

我们站在一边，幸灾乐祸地偷笑。总算看到小妹挨打了，往日的气愤一下子烟消云散，心里平衡多了。

在那样的年月，即使再受宠爱，可因为一双半新不旧的鞋，照样免不了一顿打。

怨不得做父母的，实在是太贫穷匮乏了，才会有的狠心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